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三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三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式明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文選

所究研京東就學化文方東
No. 3528
第 三 冊

騷
上

卷六十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平

銑曰史記云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

譖毀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

所訴乃作離騷經別愁苦猶陳正道以

已遭放逐離別唐堯下序桀紂以香

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

脩美入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醜

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注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

王為三閭大夫同姓仕於懷

新尚妬害其能共潛毀之夫上官

清流屈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

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

而死也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胤也商末也高陽顓頊高陽氏言我

也帝繫曰顓頊娶于騰高陽氏女而生老僮是號

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

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封為楚子居於丹

王始都於郢是時生於瑕受屈為客朕皇考

曰伯庸君同稱朕皇美也父死稱

伯庸原父名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

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

庸體有義德以及忠輔楚攝提貞于孟陬兮

世有令名義德以及忠輔楚攝提貞于孟陬兮

良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貞正惟庚寅吾

也于猶於也正月為攝提孟始貞正惟庚寅吾

以降歲向正月庚寅日辰也降下也言我以攝提

正之氣歲為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為

陽正庚寅為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為

庚寅之體皇鑒揆余于本有初度兮肇錫余

以嘉名我父鑒度我初生之法度皆合天地

中正始賜我善名也逸曰皇善也言已美父伯

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

庸觀我始生時度其日月皆合名余曰正

則兮字余曰靈均之既冠而字之正月父親名

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以法度
能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曰法度
德正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
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
於地高原以法地夫人伯庸名我為平以法
我曰原以思善觀其志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之子生父思善觀其志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又重之以脩能脩遠也言內有忠貞外有材
藝之遠能說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內有忠貞
也含天地之義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之生
也苞戶江籬與辟芷兮皆良曰苞披也江
離芷皆香草也辟為幽也芷幽而香江
作秋蘭以為佩汨筆余若將不及兮結也蘭
細草名秋而香佩飾也言已修身清潔披
以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
之

不及也逸曰紐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
飾也所以象德言已修身清潔乃取江離
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也博來
衆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水流也
歲之不吾與老不得輔於君也逸曰言我
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
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朝
蹇阨之木蘭兮夕曄洲之宿莽也
曄持也洲水中地也草經冬不死曰宿莽
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
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
自喻言讒人因已終不能變易忠直也
日蹇取也阨山名攬采也水宿莽言已旦
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
山采木蘭上事太陰順地數也動以夕入
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夕入
喻讒人雖欲去已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
以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代序改序次
也言日月漂忽不久時節改其次序數入之言
年歲易老漂忽不久時節改其次序數入之言
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不久春往秋來惟草木
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濟曰草木零落言
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於國無
成功也逸曰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
遲草也義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
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度舉
賢用士則年老成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
暮晚而功不成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
度逸本作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
讒邪之言為穢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
從忠正之言為穢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
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
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

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策策遠本
害賢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之法也
字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向曰騏驥
人言君能任賢人我特申展則導引君入先
王之道路逸曰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入先
乘駁馬言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入先
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
遂為君導入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
在純曰三后謂湯禹文王也純美也粹不雜
德以衆芳喻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
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
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
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
職故道化興雜申椒與蘭桂兮豈維紉紉
而萬國寧也昌改雜非一也申用也
字夫蕙蒹蒹桂皆香木紉結也蕙蒹香草也

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
獨任一人而已逸曰申重也
小重之乃香蘭薰也葉曰蕙根
也蕙荏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
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
化非獨索蕙荏任一人也
彼先舜之耿迥
介兮既導道而得路
大之稱者能循用大道任其忠
之正遠曰耿光也介大也
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
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
綖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
失道之言君昌披謂亂也捷疾
急也言綖紂苦人使亂用捷疾
疾也經邪道至滅亡也言綖紂
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
疾為淫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
惟夫無夫

字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傾危也言小人共為朋黨苟且
君道幽闇國將傾危以及其身
朋也論語曰危也言已念彼讒
險隘喻傾危也言已念彼讒人
妬忠直苟傾危以及其身道
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道
兮恐皇輿之敗績
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
曰憚難也殃咎也言我欲謀爭
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異及
續先王之迹逸曰踵繼也武先
帝武敏言已急欲奔走而廣其
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

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亦有荃不察余之中
 情兮反信讒而齊怒齊曰荃香草以喻君之
 中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逸曰荃香
 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喻
 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余
 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而疾怒余
 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良曰謇言
 貌言止也言我固不知直言之為已患恐君之
 貌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遂曰謇謇忠言
 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
 不自止而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向曰九陽數謂天也靈神脩長也言有神明
 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
 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
 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

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
 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
 明使平正之唯用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
 王故欲自盡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
 遜而有佗始與我平議國政後信讒言因改
 移本情而有他志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
 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
 隱遁其情余既不難夫逸字本無離別兮傷靈
 脩之數化翰曰傷惜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
 曰離遠也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
 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
 操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遠兮又樹蕙之百畝
 也滋也三十畝曰畹也蘭蕙香草喻行
 也言我雖被斥逐也行彌多也蘭蕙香草喻行
 十畝為畹猶種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
 雖見放流猶種樹種衆香修仁義勤身自勉

朝暮畦留莢 夷與藹 逸本作 車兮雜杜蘅與

芳芷 良曰五也言積累衆芳自索飾其德芳

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老興五

十畝為畦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

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美杜蘅雜 冀枝葉之

後 逸本作 茂兮願侯時乎吾將刈 盛貌言我

種之喻衆芳與枝葉以時進用而委其成刈藏

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獲也言已種植衆芳幸

其枝葉盛長實核我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

收藏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雖萎絕其

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衆銑曰萎絕黃落也

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為霜

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



賢志士見如是共蕪穢不自修也 逸曰萎

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

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

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修行

忠信冀君任用而遂其行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

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 翰曰憑滿也言衆在朝

力兮憑不戢乎求索 者皆競為進趣貪婪財

利在身雖滿不知戢足復為求索 逸曰競

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

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索之志皆並進取

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戢飽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與心而嫉妬 濟

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

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譏謔

之使不得進用 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

揆為恕量度也害賢為嫉妬害色為妬言在位

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怨害色為妬使人謂已用

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人不得用

也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良曰急者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之所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向曰冉冉其漸也漸將至恐修理明德而不能成也言我之衰冉冉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修身建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饒曰英之花也飲香木之露以合已之德逸曰墜墜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以香淨自潤澤藥動苟余情其信姱苦以練要兮長顧感頷乎亦何傷也且信大擇要道而

行雖長飢苦亦何傷於我顧頷不能貌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顧頷不能貌也言已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擘木根以結韮兮貫薜荔之落蘂薜荔曰擘持根本貫拾也忠信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木而生落墮也藥實貌言已修行常擘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引之華飾矯菌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纚纚所良曰矯舉也胡繩香草纚纚索好貌言舉此香木以自比結索其香草以約束於已也逸曰矯直也胡繩香草也纚纚好貌也言已行雖矯直本猶復矯直菌挂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蹇蹇逸本作吾法夫前修兮非世逸本作俗之所服謂前代修習道德

民逸人字本作心法銑曰浩蕩法度壞終不察衆人悲怨君
 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浩蕩猶蕩衆人悲怨君
 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
 萬心浩蕩驕傲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候危也衆
 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之逸本作善
 淫謠諑曰衆女喻讒臣也蛾眉美人好女喻忠直也
 也諸毀之謂衆女善爲謠諑也亂謠諑曰衆女謂衆臣
 也言衆女不可信也猶衆臣奸好之衆臣奸好之衆臣
 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奸好之衆臣奸好之衆臣
 邪不可固時俗之工巧兮面規矩而改錯
 任也固時俗之工巧兮面規矩而改錯
 倉固之人背違繩墨妄爲法則改錯置也言
 工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爲法則改錯置也言
 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讒佞之人巧爲言
 語難聖人之法亦必敗國危政之逸曰面爲言

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
 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
 也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背繩墨
 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繩墨之直而後其
 世則屋壞苟爲邪佞競合當代以取容媚不
 依法度則國亡矣免曰追隨也以繩墨所以
 正曲者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
 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
 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佞苟
 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爲常法身必傾危而被
 刑也
 時也
 容媚志固獨窮困於當時
 名住曰係言我所以不能隨從時俗心爵邑
 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心爵邑
 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心爵邑

媚故獨為時
人所窮困也
寧溘合苦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
此態也
銑曰溘奄也言我寧奄然流亡其形
亡不忍以奄也言我寧奄然流亡其形
逸本有
不羣兮自前世
代逸本作而固然
驚鳥
鷹鵠之屬此鳥執志剛厲不與眾鳥同羣忠
正之士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眾鳥如
是飛但於我
逸曰驚執也謂能執志剛厲特
鷹鵠之類也以
喻忠正言驚鳥執志剛厲特
不隨俗人自前
代固然非獨於今守節
何方圓
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不濟曰相方木圓穴
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
逸曰言何所有
圓鑿受方納而能合者誰有
異道而相安邪
言忠佞不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良呼曰

抑案尤過攘除其深恥也我所以屈心案志者
將欲忍過除其深恥也我所以屈心案志者
曰抑案尤過攘除其深恥也我所以屈心案志者
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
恥辱誅讒佞之人如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
聖之所厚
向曰伏清白之節盡死為直亦固
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
武王伐紂紂比干之悔相道之不察兮無
墓表商容之闕也
字
延行乎吾將反
銑曰恨視道之不審當若比
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還國死節也
逸曰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延長也佇立貌
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之道不
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
還反終已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之志也

翰曰迴車復路將還也言我及已迷誤欲迴
路尚未遠明同姓無相去義逸曰迴旋也
迷誤之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
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
也還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依蘭椒丘不忘芳曲曰鼻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
上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曰逸曰步徐行也
澤曲曰鼻且止息以待君命曰逸曰步徐行也
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進不
曉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進不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字有修吾初服良曰充
我將進入以相君事忍重離過患故將退去
修吾初服良曰充
遇禍將復去修吾初服良曰充
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荷向水曰製裁集合也
荷向水曰製裁集合也芙蓉蓮華也

言裁也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修潔也逸曰
製裁也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修潔也逸曰
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也荷不
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不
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
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將止然我情實美岌岌
高貌陸離參差貌既不見用我將高冠長佩
整威儀以異眾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差
眾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飾以異於眾也
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也
與澤其糝糝又兮唯昭質其猶未虧翰曰芳
也言我有香潤之德雖會於已不得施用唯
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
芳德之貌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
也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
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無有虧失而已
得施用故獨保明吾身無有虧失而已

道行則兼善天下不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
用則獨善其身也
觀乎四荒疾濟曰忽疾往去也言已不見明故
知已者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
以觀四遠之外
佩續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
彌章良曰續紛盛貌非香氣也章明也言
之行彌加明潔逸曰續紛盛貌非香氣也言
整飾嚴容佩玉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荒猶
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人生各有
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向曰不言人性所樂
利或愛邪倭而我獨以修正直之道為常
逸曰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樂或樂諂
倭或樂貪淫我獨好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
修正直以為常行

余心之何逸本懲
更何所懼懲懼也
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改也

女頰頰須之嬋媛兮申申其罵予翰曰女頰屈

牽引也申申重也言我行不合時故牽引
事而罵詈我逸曰女頰屈原姊也嬋媛猶
牽引也申申重也言女頰屈原姊也嬋媛猶
合以見放疏故來牽引數怒重言我也

鰥本作鰥反之嬋媛胡直以方
本古本作鰥反字嬋媛胡直以方
本古本作鰥反字嬋媛胡直以方

天乎羽山逸字之野濟曰此女頰之言也

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絲狼戾不用堯命終

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死焉言原不承君意

亦持遇害逸曰曰女頰詞也鰥堯臣也帝
繫曰顯頰後五葉而生鰥婢音脛狼戾也蚤死
曰天言堯使鰥治洪水婢狼自屈不順堯命
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頰比屈原於鰥

亦將遇害汝何博塞逸木作而好修兮紛獨

有此姱節於向曰類數諫原云汝何博塞古

之行逸曰女類數諫原云汝何博塞

采往古逸曰女類數諫原云汝何博塞

憎惡資茲綠移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

服鏡曰資茲綠移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

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棄斥楚楚者資又

也終朝采三者皆惡草也詩曰楚楚者資又

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富貴故斥棄也衆

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翰曰屈原遭

是非乎不逸曰屈原外困羣婞婞內被婞罵情之

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戶世並舉而好

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世並舉而好

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乎聽俗之人並相進舉

以為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

逸曰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予我也言時俗

士孤榮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忠直之依

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良曰中得也

行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數

息憤滿而行澤畔矣逸曰節度也歷數也

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而作此詞

也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湘向曰沅

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已行聖人之道不容

沅湘水名也重華舜名也帝繫曰沅湘之南言

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
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
以自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也九辯九歌而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
娛樂自縱九歌而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
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
績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辭數
九功之德九皆有功之德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
三事謂之德九功九功之德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
謂之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也樂也利用厚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太康不思先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
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
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
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
元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
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

也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侯逸曰羿獵諸侯又射殺大遊戲以固亂流其鮮終兮
羿爲諸侯射殺大遊戲以固亂流其鮮終兮
佚田獵又射殺大遊戲以固亂流其鮮終兮
角又貪夫厥家妻良曰淫寒淫羿相也厥其家
其政而亂易荒故云解終為淫曰鮮其身貪取
其妻以亂易荒故云解終為淫曰鮮其身貪取
亂代之羿相也厥其家妻良曰淫寒淫羿相也
使爲國相淫行媚於內施路於外樹之詐
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
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妻也鮮終也澆五身被服
疆圉兮縱欲而不忍多力也澆寒淫子也強
肆情縱欲不忍其諫以殺夏后相逸取羿妻
寒淫子也強圍多力也縱放也言淫取羿妻

而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其情日康娛而自忘

兮厥首用夫顛隕夏銑曰康安隕墜也言洗過

惡卒既殺夏后相安所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

語此以上引善身寡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夏桀之

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常翰曰桀夏亡王也言

於天為湯所誅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

滅所誅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紂曰辛

伯武王伐之殷宗遂絕言紂無道殺比干

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醢紂曰辛

為無道殺比干紂曰辛

殷宗遂不湯禹儼嚴字本作而祗敬兮周論道

而莫差道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儼肅祗敬論議

畏也祗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

無有過差故能獲神舉賢而授能兮循逸修

字繩墨而不頗聖向曰言法度無有頗僻故能安天

下賢用逸不頗左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

故能綏萬民安天下皇天無私阿兮覽民

字人德焉錯七輔良曰輔佐也言皇天無私

有道德者因置以爲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爲無

皇天以爲神無所私阿觀萬人之中有道德者

道傳與湯紂為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

此下土人有聖哲之智也茂盛之誠得用為天

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

盛德之行故得用事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

逸本作之計極禹湯之相觀計謀極窮也言觀

民忠佞之謀是以窮其姦邪逸曰顧視也

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

與顧視也紂之謀窮其真偽夫孰非義而

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人孰誰有不服也言

而可任用者乎逸曰服誰有不信義而可

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行不成咎簷余身而危死兮

覽余初其猶未悔向曰咎危也言危身危行

終竟行猶未為悔逸曰咎猶危也言已正

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伏節之士我志

所樂終不量鑿而正納銳而兮固前修以

不悔恨鑿曰量度也鑿木孔納入孔之木言工不度

鑿之正方而安其納則物不固而木破壞矣

鑿矣不審君之賢愚而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

而方正其納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其鑿

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

修名之人以獲龍逢梅伯是也曾許欵許余鬱悒兮哀

朕時之不當翰曰言累蓋歎歎而憂思者哀

逸曰曾累也歎歎懼貌也言我累息而懼鬱

憾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蘊

日擊攬字如品蕙以掩涕兮露余襟之浪

浪也言已自傷放也在山澤泣下浪然忠貞之心

衣襟引忠正之心掩拭之不以悲故而失義

浪也言自傷放也在山澤泣下浪然忠貞之心

我衣浪貌也言猶引取柔香澤心悲泣下濡

仁義也失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

正駟玉虬以乘鸞計為兮溘合埃風余上征曰良

龍逢比干執紼忠直以見策紂乃長跪布社中知

訴於天明我得此中正之道精合龍直人神與

化遊故得乘龍鳳掩塵而上征虹龍也驚鳳

湯文王修德以與天中見昇澆桀紂言已親以

亡下知龍逢比干執紼忠直以見策紂乃長跪布社中知

跪布社中知龍逢比干執紼忠直以見策紂乃長跪布社中知

此中正之道情合慰真人神與化游故有說角明

駕龍中正之道情合慰真人神與化游故有說角明

乘王去離時俗遠羣小也朝發軻刃於蒼梧

兮夕余至乎懸圃向曰朝發軻刃於蒼梧

居言朝夕遠遊神仙之山也在崑崙之山也在崑崙

也蒼梧所居懸圃之山也在崑崙之山也在崑崙

之居夕至懸圃之山受道堅正而登神明之

山欲少留此靈瑣果兮日忽忽其將暮靈鏡曰

也瑣門閣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閣日又

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留於君之省閣日又

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逸曰羲和日御也
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
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然長遠不可逵貌
言方上下求索賢人與已同志遠不可逵也
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長合志者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乎扶桑
言遠遊冀得延年所拂也逸曰馬咸池日浴也
言結也扶桑日所拂也逸曰咸池日浴也
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日出
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
以紫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
不老延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年益壽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須臾字以

相羊遊向也言若木在西極拂擊也逍遙相羊皆

且相羊遊也言若木在西極拂擊也逍遙相羊皆

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

言已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

羊而遊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前望舒使先驅

兮後飛廉使奔屬也銑曰望舒月御飛廉風伯

令言我使清逸曰望舒月御飛廉風伯

臣使清白飛廉風伯也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
已使清白飛廉風伯也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
以告百姓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我
字以未具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我
以通道而君急墮告我以裝束未具也雷
曰鸞後鳥也皇唯鳳以喻明知之未具也雷

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急憤告我士嚴裝未具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令鳳皇仁
 遇之士飛行天下使鳳皇明知者續以日夜
 以求同志續之以日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
 而來御音遇之也良日飄風雲霓以喻人也
 德變節隨邪之相與志士欲與共事於君
 迎也言已使鳳皇往求同志惡氣以喻人
 又遇使人相邪帥來迎欲使我變聚謀欲離已紛
 總總其離兮班陸離其上下總向曰紛亂也
 為護佞擢擢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但見俗人競
 也陸離兮班陸離其上下總向曰紛亂也



散亂貌而不可知逸曰總總猶傳聚貌也
 班亂貌也陸離兮班陸離其上下總向曰紛亂也
 俗人競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離兮班陸離其上下總向曰紛亂也
 閣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主銑曰帝天也言已惡
 諛佞將上訴於天帝使闔人開門也言帝謂天又
 也閣主門者闔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
 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闔人開關又倚天門
 望而不得入也使時曖曖其將疲逸字本作兮結幽
 蘭而延佇翰曰曖曖昏闇貌疲極也言時代
 草自索長立而無趣向明君周行罷極不遇
 賢士有故結芳草而世溷本濁而不分兮好蔽
 美而嫉妬能分別好惡好隱人美行嫉妬忠

良臣貪逸曰瀾亂也濁貪也言時世君亂朝吾

將濟於白水兮登閣而風而綈馬良神泉

也升騰風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潔清將

死閬風也淮南子曰崑崙出崑崙之源飲之不

白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上修潔白之馬行不

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向曰高

名女神女喻忠臣也言我將遠去忽反顧楚

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涕

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高

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銑曰盛春也

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

佩帶重其鮮潔也逸曰溘也春宮東方青

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

佩帶重其鮮潔也逸曰溘也春宮東方青

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

佩帶重其鮮潔也逸曰溘也春宮東方青

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

佩帶重其鮮潔也逸曰溘也春宮東方青

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

佩帶重其鮮潔也逸曰溘也春宮東方青

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

佩帶重其鮮潔也逸曰溘也春宮東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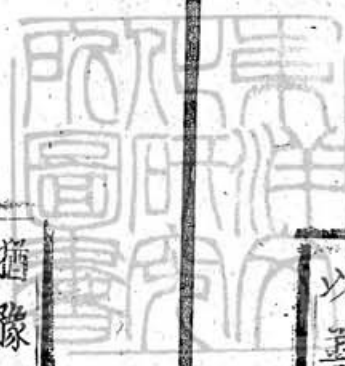
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

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
故義時淳朴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陌其
難遷將通曰紛亂也總總聚也緯繡垂其意
一合也遷離也忽言蹇脩而難移佩帶通言而
人復相見聚毀敗言令其意深一合難離遷徙
垂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一合難離遷徙以夕
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消鬼盤銑曰窮石弱
水名出崦嵫山夕舍窮石朝沐消盤銑言過
信木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于崦嵫
朝休戚有樂之好清紫暮歸舍窮石不肯出
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言隱居康安淫久保
言保也



其美德逸以驕傲於世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言
匡君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雖信美
處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雖信美
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信有美德而不崇
禮敬不與事君當違棄此人也改更也言處妃雖
志事君也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處妃雖
有美德驕傲無禮而更求賢者覽相觀於四極
方周流天乎逸本作余乃下方銑曰言觀視四
賢不得我乃復下來逸曰言我乃復望瑶
生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復望瑶
臺之偃蹇兮見有娥嵩之佚逸女良曰瑤臺
蹇高貌有娥國名佚美城女契母簡狄喻貞
賢也呂氏春秋云有娥美城女為高臺而飲食
之言我望此高臺見美女思得與之事君
逸曰偃蹇高意有娥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

之如契也詩曰有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
貞賢也詩曰有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
已望瑶臺高峻睹有娥氏之美高臺而飲食之言
也君吾令鵲為媒兮鵲告余以不好向曰鵲惡
言我使鵲安之人往聘忠賢讒佞所疾故云
不好我使鵲安之人往聘忠賢讒佞所疾故云
讒賊言我使鵲安之人往聘忠賢讒佞所疾故云
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周他巧往銳曰雄鵲多聲新
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使雄鵲銜命而往其性輕
佻巧利多語而無信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
而不可而翰曰言鵲皆不可信故猶猶豫兮欲自適
也也逸曰適往也言已令鵲為媒其心讒賊
以善為惡又使雄鵲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



猶豫意欲自往鳳皇既受詒眉兮恐高辛之
禮又不欲也
先我如濟曰詒遺也高辛帝嘗也言我得賢人
辛嘗先我而得之帝嘗喻諸國貴君逸曰高
妃有娥氏天下號也帝嘗曰高辛氏為帝嘗次
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嘗以先我得簡狄也若欲
遠進集逸本作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曰良
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
觀而道遠賢不遠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
且遊集觀望必忘憂也賢及少康之末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殺夏曰少康夏后相之子寒足
也德以二女妻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
其德以收夏衆遂滅澆復禹舊績此言遠遊
微隱不遠求賢不得美曰少康夏后相之子
原不欲遠去之意

也殺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流
 邑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
 夏衆遂誅滅流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
 外博求衆賢素處妃則不肯見以求簡伏又後
 高辛少康留賢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
 是不欲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言曰
 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
 辭導引不能堅固使君回移於少康而媒無巧
 效言於康留而不能堅固又恐媒人移於少康
 達言於康留而不能堅固又恐媒人移於少康
 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時代亂濁嫉也言
 賢良蔽隱美行稱揚邪安逸曰再言時濁
 而舉邪閨中既以逸本無遠遠兮哲王又不
 惡之人閨中既以逸本無遠遠兮哲王又不
 寤宮中深遠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也言

察忠佞逸曰小門謂之閨遠深也哲知也
 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遠深也忠言難
 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覺善惡之情
 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閨蔽
 固其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逸本無
 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逸本無
 與此終古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發
 遠夫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發將
 能久與此閨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
 索所瓊茅以蓬廷專兮命靈氣為余占之
 向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蓬竹筭也楚人結
 草折竹卜曰筭靈氣占之善占者言取草筭
 命靈氣使卜占去住之理逸曰蓬小破竹
 也靈氣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
 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
 草竹筭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氣占
 凶其吉曰兩義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曰孰者

靈氣語辭也兩義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
 必相合孰誰也楚國誰能信明善惡欲修則
 忠正慕已之德者楚國誰能信明善惡欲修而
 忠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欲修而
 已宜以時相慕及者乎忠九州之博大兮豈唯
 是其有女博翰曰靈氣言天下九州之地甚寬
 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曰勉遠逝而無孤
 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孤
 孤字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
 兮爾何懷乎故宇誰曰靈氣曰但勤力遠去
 者也何處獨無芳草之君汝獨懷故君不夫
 逸曰爾汝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
 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世時本作幽昧以眩
 不去也此皆靈氣之詞良曰眩曜惑亂也言
 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當代之君皆闇昧惑



亂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之乎原以此答靈
 氣難去之辭也逸曰眩曜惑亂貌屈原答
 靈氣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
 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民
 逸本作好去惡故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
 人字本作好去惡故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
 異向曰好愛惡憎也楚鄉之人更甚異也愛
 憎之性不同楚鄉之人更甚異也愛
 曰黨鄉黨謂不同楚國此楚國無獨異之戶服艾
 所好惡其性不同楚國此楚國無獨異之戶服艾
 以盈要平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家門比戶皆國
 服艾草滿於腰帶謂蘭不楚佩帶言皆好讒
 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逸曰艾白蒿也
 盈滿也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芳
 芳反以幽蘭為臭惡不可佩也言君親愛
 讒佞憎遠忠也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貞
 直而不近也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貞
 美之能當猶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玉之臧

否而當之乎王喻忠貞言忠貞難知也
曰察視也聖王喻忠貞言忠貞難知也
曜自曜照言時人無能識誠否觀視衆草尚
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爲草
木易利於禽獸禽獸易知於珠蘇冀壤以充
玉珠玉易別於忠伎知人最難蘇冀壤以充
幃暉兮謂申椒其不芳香濟曰蘇取充滿也幃
袋而帶之反謂申椒其不芳香濟曰蘇取充滿也幃
遠忠貞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帶此喻近邪佞
之反謂申椒其不芳香濟曰蘇取也充滿也帶此喻近邪佞
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良曰
直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棄忠
疑念夢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曰
國也夢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曰
巫咸古神巫也糈米也所以享神言巫夕從
天下來我則懷椒糈米而要而享之以問吉凶也

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
椒糈要之使筮吉凶懷
疑續其並迎續衆多貌也言九疑舜所娶之
迎言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
也九疑舜所娶也言九疑之神衆來相
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
已之皇剡剡瑱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皇曰
志剡剡光貌言天也揚其光靈使神告我
吉剡剡光貌言天也揚其光靈使神告我
光靈使百神告我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
當去吉善也
獲縛之所同濟曰臣巫咸辭也勉彊也上謂
者因共爲治此巫咸之言臣求法度彊已上
自勉彊上求明君下謂臣巫咸辭也勉彊也上謂

謂君下謂五也矩法也獲度也言當自勉上
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已合法度者因與同志
共為也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皋字本作
調聖尚嚴敬承天命求合已之調和臣伊湯禹至
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之繇禹臣也儼敬也
伊尹各繇力能敬承天而陰道求其安天下得
其好修兮又逸字無何必用夫行媒且曰媒
喻左右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修潔則明君
且當舉用何必須左右之連自修潔則明君
神助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之連自修
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代胥靡刑人
操築於傳氏之巖武丁於傳巖委任之賢不疑
使刻所夢之形求得於傳巖委任之賢不疑

逸曰說傳說也傳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
言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傳巖
武丁因得說登以夢為公道用人以其形像使求
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望太公也遭也
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得聖人於之是出獵遇
而舉之竟立大功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
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盍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
遂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甯戚之謳
歌兮齊桓聞以該輔不濟曰該備也甯戚修德
扣牛角而歌桓公聞而舉之為卿備德
佐也遠曰甯戚衛人該備之用以甯戚修德不
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
飯牛扣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卿
佐輔也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而其字本作未

央將良曰晏晚央盡也言我所以求輔於君者
三賢之遭遇也逸曰晏晚也央盡也言已
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其及年未晏晚以成
德化然年時亦未盡忍鸛弟鳩之先鳴兮
使夫逸字無百草為字本有之不芳向曰鸛鳩
前鳴則草木凋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
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逸
曰鸛鳩一名買鸛常以春分鳴也言我恐鸛
鳩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
直以喻讒言先使忠也何瓊珮之偃蹇兮眾夢
然而蔽之衆小曰瓊玉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
為小人衆盛而蔽之逸曰偃蹇衆盛貌言
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夢然而蔽之
傷不得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
施用也

翰曰此黨謂楚國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
之行恐妬我正直欲必折挫而信之行時
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言世亂變易不可淹久也
逸曰言時俗濁善惡變易不可淹久也
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言世亂變易不可淹久也
荃蕙化而為茅時代皆亂君子變為小人忠
信化而為邪佞逸曰荃蕙皆香草也言
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
本性也言君子更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
直為此蕭字有艾逸字本有也艾者言明知之
皆伴愚也逸曰言往昔芬芳之士今皆伴愚
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伴愚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銑曰言明者

豈有他故為君不好修潔之士而自損害
 逸曰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
 忠正之人害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
 其善士之故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
 長翰曰蘭懷王弟也特怙羌乃也言我以蘭
 為可恃怙乃無實材但容貌長大而己
 逸曰蘭懷王弟司馬子蘭也特怙也實誠
 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恃而進不意
 內無誠信之實但有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
 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列逸本作乎眾芳俗語曰言子蘭棄其美質隨
 位也逸曰委棄也言子蘭棄其美質隨
 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眾賢之位而無進
 賢之心也
 椒專佞以慢諂刀兮擻殺又欲充其佩
 幃音揮良曰椒楚大夫子椒也諂佞也椒
 榮黃似椒而非幃香囊也言子椒專佞而
 為忠正之行如榮黃之在香囊安充佩帶而



無芬芳也似椒而非椒楚大夫子椒也諂佞也椒
 幃盛香之囊也言子椒似椒而實非椒也
 慶蘭芷之間而行謠慢諂佞之志又欲援夫
 近無有憂國之類此責之也既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賢
 人之能敬而舉之逸曰干求也祗敬也言
 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祿也言
 已復何能敬愛固時俗之流從逸本作兮又
 賢者而舉之乎
 孰能無變化誰能固此諸佞之俗流行相從
 逸曰言持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
 復有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
 乎疾之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甚也
 翰曰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而况衆賢而不
 從俗以自容身逸曰言觀子椒子蘭變節

若此豈况朝廷衆臣而惟茲佩之可貴兮委
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
厥美而歷茲忠正外惟此原自屬也言我內懷
也茲明君棄其至美而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而不可
貴重不遭此明君棄其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芬
逸本末芬至至今猶未沫沫已良曰芳菲
今猶未沫沫已良曰芳菲
逸誠難損歇雖遭棄逐至今猶未已也言已芳菲
未已也今尚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
向曰汝同志人也言我逸和調言法度以自娛樂
猶和調已之行變執守忠貞以及余飾之方
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
壯兮周流觀乎上下時銑曰言修飾及盛壯之
時周流四方有君

臣上下賢明者致往就之盛壯之時上謂君下
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
方觀君臣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
乎吾將行我令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
也逸曰言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
占歷善曰吾將去君而遠行也折瓊枝以為
羞兮精瓊靡以為糧搗音張濟曰羞脯精
將遠行折取瓊枝以代脯搗音張濟曰羞脯精
取其精潔而延壽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
精鑿玉屑以為儲精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良曰飛龍喻
象牙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
以之為車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
以言之德似龍象玉而世俗文章雜錯何離心之可

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去自疏遠也
 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
 遭吾道夫崐崙崙崙路脩遠以周流
 國轉向崐崙山其路長遠周而流
 安逸曰遭轉也楚人名轉為遭言已談去
 楚國遠行乃轉至崐崙神明之山
 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揚志字
 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翰曰揚舉也雲霓虹也畫
 鈴也旌旗晻藹之聲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
 行逸曰揚拔也晻藹翁鬱陰貌鸞鸞鳥也
 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軌啾啾鳴聲言從
 崐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翳鬱排羣佞
 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朝發
 軻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濟曰軻車輪也

也極日所入也言朝發東方夕至西極順天
 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至疾也西鳳皇
 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至疾也西鳳皇
 紛逸本作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良曰言
 天道故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
 已逸曰翼翼也旂旗也畫龍蛇為旂翼翼
 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故鳳皇來隨我車發
 承旂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
 也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向曰流
 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
 流沙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
 自洒也毫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飾也毫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梁橋詔告也西皇少昊也言我招蛟龍使為
 橋告少昊齊度言能感神獸聖帝相接逸

曰舉手曰麾小曰較大曰龍詔告也西皇帝
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
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聖王路脩遠以多艱兮
騰衆車使徑待而翰曰言遊崑崙之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
邪徑相待言已遊崑崙之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
難也騰過也言崑崙之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
待也由故言已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路不周以
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使濟曰不周山名言已
道當道不合於世左行俱會西海之上過不周
者言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者君子尚左過不周
不周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
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垂不與已同道
也志屯余車逸本有千乘兮齊玉軼太而並馳

良曰屯聚乘車也軼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
君多並運於已陳我車前馳走千乘齊以玉為
軟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馳走千乘齊以玉為
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駕八龍之蜿蜒於
兮載雲旗之逶迤龍八節之氣也逶迤長貌八
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駕載雲為
龍神智之獸其狀蜿蜒又載雲旗委移而長
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
雲旗者言已德施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
邈候世曰言我雖遠莫能逮及也按節徐行以
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弭節奏九
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各韶曰九歌禹樂

我之德可輔舜禹以致太平然不遇其時欲
假借其日奏此樂以自愉樂而已不遇其時欲
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高書曰蕭
韶九成是也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
遇其時故假日將戲愉樂而已不陟升皇之
赫戲平兮忽臨睨計五夫舊鄉也濟曰陟升皇之
言我升天庭對先曜忽復下視楚國而愁思
也晚視也舊鄉楚國也楚國也楚國也楚國也
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楚國也楚國也
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
顧不足解憂猶復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
逸本有而不行貌良曰僕御懷歸也蜷局不進
願字有而不行貌良曰僕御懷歸也蜷局不進
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行也懷思也
志不去故辭義自明迴顧而不肯行也懷思也
蜷局詰屈不行貌也見楚原設去時離俗周天
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

文選卷二十一 三十一

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亂曰逸也亂
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終亂曰逸也亂
以發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
以明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
都向曰已矣絕望之辭也言時代無知我之
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
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
之故也復何傷之辭也言衆人無有賢人知我
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號曰言時世
足共行美政我將自沈於水從彭咸所居之
處善政我將自沈也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

原之禮遭放逐含懷憂悲見俗人祭

祀之既歌之曲上言事神之辭鄙陋因為

見點之歌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

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樂也上皇謂

東皇太一也故云東皇逸曰日謂甲乙辰謂

寅卯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

言已將修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齊戒恭敬以

天神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玉珥



劍鏘也璆琅玉名以之為佩鏘然而鳴

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琅皆玉名也璆

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節度璆

而舞動鳴五玉鏘五音邪惡垂衆佩周旋璆

兮玉璆璆盍將把兮瓊芳璆曰言已修潔以

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皆取義潔也

逸曰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修飾

清潔以瑞玉為席美玉為璆靈蕙者蒸兮蘭

藉慈奠桂酒兮椒漿藉飲食以蕙草蒸肉以

椒置穀中皆取芬芳也肴肉也蕙蘭皆香草

也奠祭也桂椒皆香美木逸曰蕙者以蕙

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

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備五味也

言已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芳蘭揚枹兮

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揚枹兮

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鼓杖也拊擊也疏希浩大也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清

逸曰抱擊也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慶親舉柁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已竭盡也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也非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

言乃使蹇舞好貌也姣好也服盛飾舉足奮袂芳菲也

而舞兮芳菲菲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錯難曰五音謂宮商角徵羽之音紛盛貌繁會言修潔酒食極陳鼓樂神尚歡欣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樂神尚歡欣而降之福苦也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

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駸駸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入竭心盡禮則歌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危殆也

東皇太一濟曰每篇之後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目者亦猶毛詩

題章之趣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良曰蘭若皆香草也華導引神貌爛光也昭昭明也央極也言將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雲師屏翳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

正夜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璽
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蜺巫迎神道引貌
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明貌也未
央未已也巫執事爾敬奉迎導引神顯貌也
莊形體連蜺神則歡喜安留見止
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
壽宮與日月兮齊光
安樂之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光
供神之慶也祠祀皆得壽故名為壽宮也
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響酒食饗然安樂
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
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言雲神與龍駕
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
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周章往來迅疾貌逸曰龍駕言雲神駕龍
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
乘龍兼衣其音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
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

動則翱游且翱周流往
靈皇皇兮既降焱遙遠舉

復還其居
兮雲中
翰曰靈謂靈神也皇皇美貌雲中神

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焱

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
急疾飲食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
覽冀州

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居高絕下覽冀州橫

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也冀州堯所都也思

冀州尚復見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

忽須臾之間橫行四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

海安有窮極者行四
兮忡忡
謂靈神反逸本作忡忡字良曰夫君

所居高遠不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

歎息而憂心也
逸曰君謂雲神憺憺憂心

貌也屈原見雲一舉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
從觀望四方以忘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
煩勞而熾熾

雲中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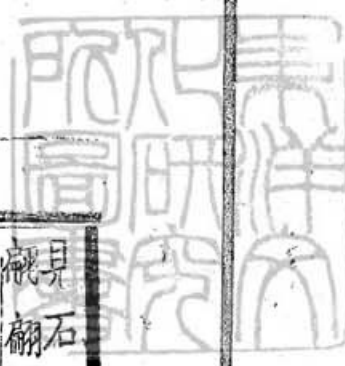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豫也蹇語辭也言神樂其所欲神之速猶豫不降發
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神速至也
地君謂湘又有峻阻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
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詞也留待
也中洲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詞也留待
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例乎以爲不堯二女
妻舜有苗不服舜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
死於沅湘之中因爲湘夫美要眇妙兮宜修
人普也所留蓋謂此二女美要眇妙兮宜修
沛賴吾乘兮挂舟美向曰又要眇好貌思沛行貌

我復乘挂舟以迎神也修飾也言二女之貌
異原自謂也又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挂木
之船行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願神
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令沅
曰沅湘水名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
湘無波涌使江順望夫君兮未歸字作來吹
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未歸字作來吹
參差兮誰思我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
思神之甚君而逆曰君謂湘君參差當復誰思
已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
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連雲道兮洞庭良行
念轉也原思既畢念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
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也逸曰屈原思
神也適轉也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乘龍而歸故不

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薛薄荔麗柏兮蕙
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
綢采逸本作荃全橈遙兮蘭旗逸本作旌字
荃蘭皆香草柏搏壁也橈揖也原言我居家
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爲揖掉亦以爲旌旗
芬芳絮清有如此也逸曰薛荔香草也拍
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荃香草也
撓小揖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飾四
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爲揖擢蘭爲旌
飾動以香絮望淞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
自修飾也望淞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
靈向曰淞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我遠遊
感悟復命我也浦水逕曰淞陽者江裔名也近
附郢極遠也浦水逕曰淞陽者江裔名也近
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
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寤懷
王使還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翰曰極也言我揚精誠未已平姊女類牽引時事以不
 變節從俗為終不可而為我數息也嬋媛猶牽引也
 已也女謂女類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
 類牽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女
 性易行隨橫流涕兮潺湲連沍隱思君兮惝
 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連沍隱思君兮惝
 符側良曰潺湲流側西彌思君子逸之言泣
 流貌也屈原感女類之言亦欲變節而意
 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君謂懷王也非
 陋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桂擢兮蘭棹
 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擢兮蘭棹
 新丁冰兮積雪銑曰擢揮也棹船傍板也桂
 升值天盛寒舉其揖棹斲冰陳紛如積雪
 徒為勤苦而不得前也斲冰陳紛如積雪
 傍板斲冰陳紛如積雪
 揖斲冰陳紛如積雪

荔兮水中辜芙蓉兮木末也生於水言已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猶入木地之中而棄薛荔之行求合於君亦猶
荷華也無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
於君其志不合猶入地水而求薛心不同
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翰曰為婚姻者其心
恩情不能甚厚者則必輕絕同徒使媒人勞苦
亦類此焉逆曰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
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初淺思不終
不可合亦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初淺思不終
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人交接初淺思不終
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言已與石瀨兮淺淺
飛龍兮翩翩憂濟曰瀨端水也淺淺流銀原既
飛龍瀨端也淺淺流疾貌屈原憂愁俯視川水
曰瀨端也淺淺流疾貌屈原憂愁俯視川水



見石瀨淺淺疾疏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
飛龍瀨端也淺淺流疾貌屈原憂愁俯視川水
也登至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我逸字本
以不問音閑良曰言君與臣下為不信友則以
為閑爾疾其君初欲與已為治後遂相背焉
逸曰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
怨恨也言已執履忠貞雖獲罪過不敢怨後
於衆人言已執履忠貞雖獲罪過不敢怨後
以不問音閑良曰言君與臣下為不信友則以
兮北渚銑曰朝喻盛也夕喻衰也喻已盛少
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辭也騁驚疾行也澤時
曰卑弭節安意也逸曰朝以喻已盛也澤時
曲曰卑弭節安意也逸曰朝以喻已盛也澤時
以行道德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
夕將暮已衰老弭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情安意終於草野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下向曰次舍也言已在江湘之中鳥止于屋
 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
 屋上疏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之
 爲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捐遺
 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置於江體二水之
 涯者與君命已猶可以用也
 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
 即去也遺離也珮璵璠之屬也言已雖見放
 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珮
 置於水涯集君求已示有還意
 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故曰芳洲多生香草也
 喻賢臣也欲將已之芳美投於此采杜若馬下女
 志復爲治道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
 慶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也言
 己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
 之人思與同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志終不變更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銑曰自言憂愁欲以次死死不再生何由復
 遇道遙容與待君之命真得盡其誠心焉
 逸曰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道遙遊戲也
 言天時不再至入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選
 於時聊以待天命之至也與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向曰帝子謂
 女英隨舜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
 也眇眇好貌不謂堯女也降湘水之下也言堯二女娥皇
 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湘水之下也言堯二女娥皇
 女英隨舜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
 眇眇好貌不謂堯女也降湘水之下也言堯二女娥皇
 好眇然絕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娥皇
 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
 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
 洞庭波兮木葉下翰曰嫺嫺秋風搖木葉洞

搖落江湖生波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
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言秋風疾則草木搖
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白蘋煩兮
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
白蘋騁望與佳期兮夕張蘋秋生草騁平良曰
佳期謂湘夫人之神來此歌響以此夕設祭祀張
帷帳冀夫人之逸指斥尊草秋生騁平也佳期謂
以待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草秋生騁平也佳期謂
湘夫人也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修設祭
具夕早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修設祭
鳥萃兮蘋中習何為兮木上水濟曰萃集也蘋
木上今在水中心習宜置水中今在木上以喻
已志反覆失所也逸曰萃集也習魚網也喻
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習當在水中心沉有
而止兮禮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皆香草也



喻己之善也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
欲待賢主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
豐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
人義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
早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
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若舜之遇二
當須介女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當須媒也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荒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觀流水潺湲
逸曰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以視之彷彿
若存遠而望之也但麋何食兮庭中蛟
見水流潺湲也何為兮水裔
何為兮水裔翰曰麋獸名也蛟龍類也
今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在庭中蛟龍類也
也逸曰麋獸名蛟龍類也言麋失所也商際
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
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時制曰皋陸

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門廬也屈
 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
 冰中與湘夫人比隣而處然猶積眾九疑續
 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也九疑續
 兮並迎去靈之來兮如雲使翰曰舜葬九疑來山
 迎二名女其來之眾續紛如雲也山神逸曰九疑
 侍送衆多則如雲神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裸襟兮
 澧浦今良曰袂袖也裸襟褫也皆事神所用也故棄
 遺之夫逸曰袂袖也裸襟褫也皆事神所用也故棄
 與湘夫人共隣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託
 身而行欲捐棄衣物裸體寧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濟曰寧取也汀平也杜若以喻誠信
 猶謂高賢隱之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
 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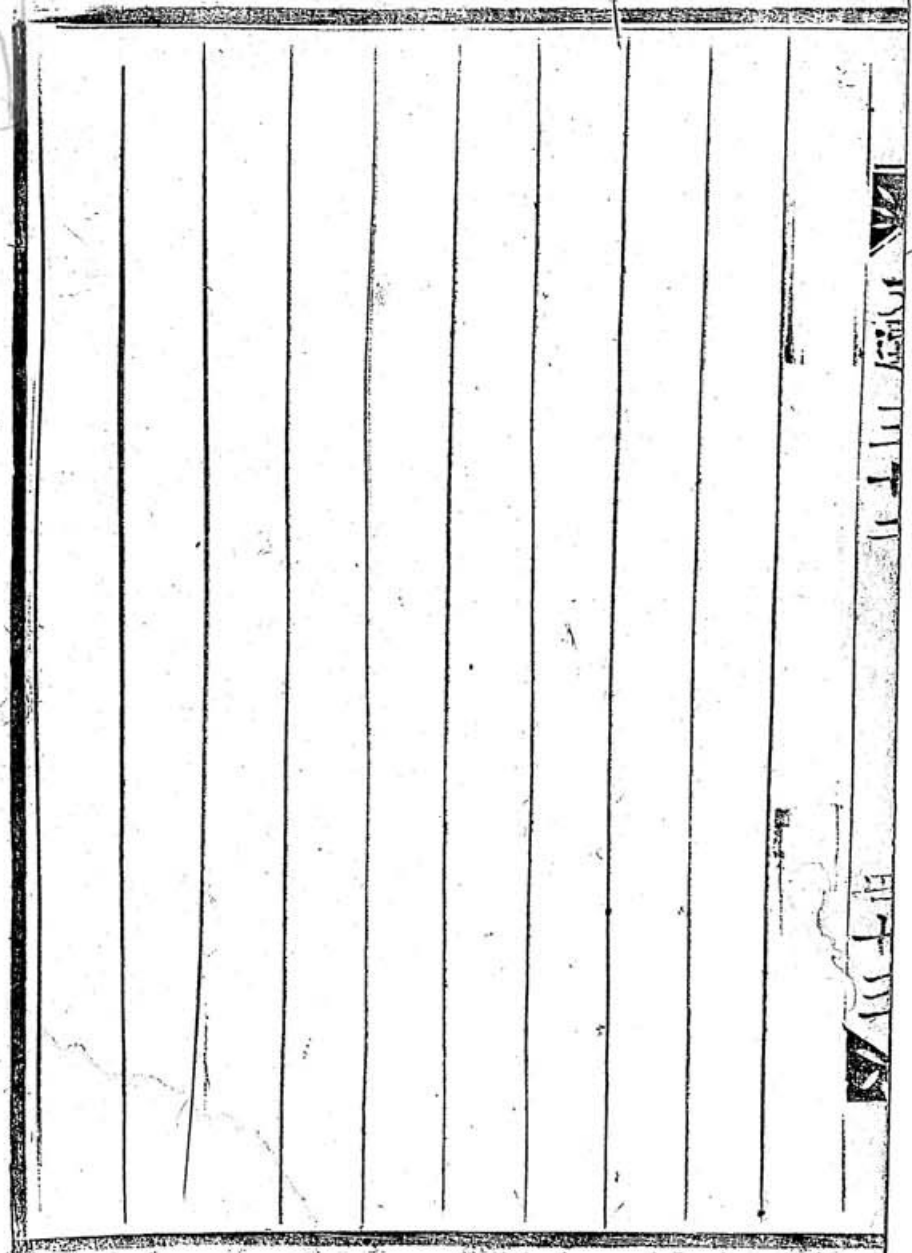
道德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逸曰驟數也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
 不可數得聊且遊颺以盡年壽也

湘夫人

文選卷第三十二

宋玉九辨

卷第三十二



東洋研究所圖書印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